



擬態生存

有人說我像慢熟的果子。人們必須耐著性子，慢慢撥開果皮，才能吃到甜蜜如飴的果肉，流出汁液；但他們往往等不及就剖開。只能吃到一陣酸澀，罵聲「幹。」後，開始嫌棄，把未熟的果實丟到路旁，滋生果蛆、果蠅。

於是我開始實驗，如果把蘋果放在香蕉旁邊，會不會好一點？把奇異果放在百香果旁邊，會不會熟得透一點？把同志丟入直男裡，會不會變得普通一點？我無從得知。直到他們摘下水果，罵聲髒話後；我才知道，男孩們只有已知用火，開始捏陶、嚐百草、建造茅屋，建立他們的二繩文化；才開始豎立威廉高汀的豬頭，使用符號、紋面去區分我族與他族，蒼蠅在豬頭旁繞著，文明失序。

這像是一種擬態。隱匿在一群異性戀少年裡，你不可以表示沉默。但將近十個少年要討論午餐吃什麼、晚餐吃什麼，要不要去夜店？夜店要去西屯太遠，那喝小酒館就好，剛認識的他們都故作矜持，不敢貪喝。他們總是能把三人、四人的宿舍房間鬧到隔壁房同學搥牆抱怨。而我曾經也是那群七騎士或是八浪人，我們曾經很要

好，是一群很要好的工蜂。

我很羨慕騎士團裡的 A，他和我同為花木蘭。但長期在男校的他，早已長成強大的擬態；男孩們喜歡打台(夾娃娃機)，喜歡喝酒，喜歡打 LOL 吃雞，A 就陪他們做、陪他們打、陪他們喝。在另一位室友回家時，A 的家鄉在花蓮，無法時常回家，與我獨處一室。A 說：「和那些男生出去太花錢了。」A 違反了騎士團準則，騎士團員不可以在背後說團員壞話。

但身為同志，我實在忍不住鬥爭利爪，又要愛護姊妹同袍。我附和著：「對！那個 M 阿，他夾娃娃的時候都不一起出錢出貨，好自私！」而我又繼續多嘴的說：而且他還穿著恐同組織的衣服，我們不要跟他一起玩，排擠他好不好？A 點頭，等待中秋連假結束，我們就展開一系列的排擠手段。

我向 A 學習怎麼當一個「假直男」。偽裝自己的小家子氣，早上當 Tyler，晚上當 Taylor。嘴上說著喜歡饒舌台客團體，耳機裡卻是小清新獨立樂團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我問意見領袖 C，你不覺得 M 很貪小便宜嗎？當時，我像是高中男生的小女友，偎在 C 的肩膀上，偷偷蹭著他的胸肌。高中男生經不起這樣的寵愛，是女也好，是男更好。聽過蟻人父親的作者說：「如果你怕被討厭，你就要變成那些討厭的人，去討厭他們討厭的人。」我如枯葉蝶、葉脩、竹節蟲，甚至是擬榕小蜂，假裝自己也能像榕果小蜂一樣鑽孔尋找雌癭交配，但我只有一條長長的刺針，扎進蟲癭，不分雌雄，無不寄生，散播自己的鬥爭思想。

擬榕小蜂有種習性，牠是寄生蜂的一種；專門寄生在造癭昆蟲幼體的體內，控制幼蟲的行為。所以我操控著他們，開始渲染、傳訛 M 的壞話。不過這也是運氣使然，M 的大而化之和粗線條，加速謠言的催化，M 的無心遭受汙染。當 A 玩手遊轉珠卡關，M 便把 A 的手機抽走，絲毫不詢問同意。我們共桌吃飯，我的鐵板上還剩半塊豬排。M 握著叉子一把插走，他說：「看你放著很久沒吃，你是吃不下吧？我幫你吃。」我深感厭惡，我是那類，主菜會最後吃的人。

後來男孩們，在中秋節後展開排擠計畫。當時，我們為某項報告拍照紀錄，需要戴袖帽合照。但我們將 M 擠出鏡頭外，再創立新的群組，開始檢討 M。當時我們在家具店看見特價的浴室地刷，我

說：「這能不能刷掉他的厚臉皮，像阿貴阿嬾的腳皮那樣。」男孩們大笑，他們說我真的很壞，是一種被接納的壞。他們不知不覺被我支配，如被寄生的蟲癭。等待我的思想羽化成蟲，破癭而出，寄生物爆頭身亡。

C 對著其他騎士說：「你們不覺得小 T 很像同志嗎？不，他就是同志。」我聽著 A 輾轉告訴。A 說：「C 一直覺得你是 gay。你是不是太明顯了？我們說好要低調的啊。」是在哪裡露了餡呢？是不是書架上做了同志文學展覽，他們那麼笨，看不懂的。還是每次經過籃球場，我總像籃球場的廣角燈。用著關愛的笑容照著，因打籃球而汗水淋漓的肌肉男子。不，我比較喜歡打排球的男生。但，不看白不看啊！

其實我深知自己哪裡露了餡。在始業典禮，我的目光離不開 C。看著他的襯衫框不住鍛練有素的肌肉，肱頭、二頭、背肌、腹直肌，股四頭；也許我也能被她輕易舉起放下。在後來交好的日子，我總是找他吃早餐，用他的厚繭抽開燒燙的蛋餅包裝。他說：「你以後是要寫字的人，手不要被燙破皮了。」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宿營狂歡後的雙人小木屋，我們睡在閣樓。我問：「剛剛跟小瑄告白還成功嗎？」C 回答：「要不是有男女分宿，不然就找她一起睡了。」我假裝為他高興後，沉默便是尷尬，他知道傍晚時我偷開了浴室門，謊稱要拿誰的眼鏡。卻盯著地上的水灘看了他的下身三秒，也許更久。水的倒影輪廓，他的輪廓，我可以直接跪地享用這套佳餚，但我撇開頭，我必須等待更適合的時間；我依然錯過絕佳時機，錯出鏟肢。

C 向女孩告白了。C 知道，他絕對知道。

有天，騎士團出征西屯夜店。但他們沒找上我，當時，我狂拉肚子，一一打給騎士們求救，群組通話、C、A 誰都好，名字配上類似的大頭照（我們一起去北歐家具店，分別抱著玩偶拍照。）來電無人接聽，來電無人接聽，來電無人接聽。後來我才發現，我一直想當的是女王蜂，而不是騎士。

急性腸胃炎後，我們的關係如 11 月的同日溫差，急遽下降。他們嘗到了酸澀。在東港迎王船的夜晚，我與他們分開，去找那群鼓勵我出櫃的女孩子。我便在動態下寫著：「也許做自己比較於愉

快，很謝謝你們的照顧。」他們被激怒，如和瘟壓煞的陣頭開始狂躁，拍著七隻腳丫在鎮海公園踏浪的照片，如青少年般排除異己，狠狠剝奪賀爾蒙和氣味。焚燒王船的大火，染紅整片東港、大鵬灣甚至是小琉球的天空。鞭炮炸著即將送往天河的牲禮、財寶，空氣乾燥，躺在黑色的細沙上，卻無法揉眼。淚腺被烤得乾燥，也藏住了被男生排擠遺忘的憤怒。

破曉之後，我跟女孩一行人沿著沙灘繞著王船餘燼。王船桅杆沒有任何的傾倒，我們在船體左翼遇到男生們。我向他們打招呼，他們無人回應。他們準備合照，拿起手機。我問女孩，我該一起拍嗎？女孩推著我。但 A 舉起手機自拍，我愣在他們的手機前面，女孩們也愣了。

騎士開始突刺樁上惡囚，如戰敗蟻后。他們拍下桅杆，上面寫著：「真該把你綁在上面。」我也開始自爆，毫不保留。猖狂、鋒芒的說出，我討厭他們晚睡，討厭他們喝酒、討厭他們癡戀著班上面容清秀，或是塗著 YSL 的女孩。我斷言：「女生才不喜歡你們這些宅炮。」他們從玫瑰騎士團變成軟爛藤蔓的敗逃武士。他們說我像螳螂，棲息在花上面的那種(意指花螳螂吧)，即使長相高調也不被發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佳作

現。

但我卻忘了 A 才是偽裝高手。A 在螳螂的背後待機捕食。他們從 A 的口中聽說了我的生活習慣，我不好吹冷氣，如自然少女。我習慣在 12 點前就寢，如空氣少女。生活健康多美好，但我就是有點瑕疵。過敏少女，在雪地裡清醒，雪地是衛生紙坨，每日清早都在床上擤鼻。A 說他隱忍我的壞習慣，忍了好久。如蓄力已久的標槍，精準奮力擲出，插穿我的身體。我說過，同志都好鬥。

而工蜂們也發現異樣，用他們的刺針攻擊螳螂。於是我遁逃敗走。

離開前，C 對我說：「你確實該做回自己。我一直都知道。難得跟男生朋友玩在一起，很新奇卻也很緊繃吧？」後來，有陣清雨，讓我重生成另一種昆蟲。她們願意等奇異果成熟，幫我裝上兩對翅膀，膜翅和鞘翅。她們陪我跳卡卡(Lady gaga)，成為女神(Be a lady)，成為瓢蟲(Be a ladybug)。

二年級的某日，看到一張幻燈片：螞蟻、瓢蟲、蚜蟲，牠們相

安無事；直男、女孩、同志，我們相安無事。